



本报讯 (首席记者 朱光)随着上交乐团指挥张洁敏的指挥棒举起,《经典·传承——历届“上海之春”优秀原创作品音乐会》,打开了一道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,一头连着经典名作与大家,一头连着新人新作与观众。昨晚,第33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,在上交音乐厅举行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、副市长翁铁慧、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,与吕其明、何占豪、陈钢、俞丽拿、凌桂明等部分在沪著名艺术家共同出席了开幕音乐会。

首演于第6届“上海之春”开幕音乐会的《红旗颂》,继去年成为开场曲之后,此次再度点燃开场热度,听得大家心潮澎湃。这台音乐会的大部分曲目均是被“上海之春”挖掘出来的当年的“新人新作”,如今的“经典名曲”以及部分中生代佳作。其中包括: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;首演于第10届“上海之春”交响组曲《黔岭素描》;首演于第29届“上海之春”开幕音乐会的《第二胡狂想曲》;首演于第32届“上海之春”,荣获该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优秀

原创作品奖的《冬雪》等。

演绎这批“上海之春”代表作的都是青年艺术家甚或在校生。其中包括近年获得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小提琴比赛金奖的陈家怡,获得第十届全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金奖、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优秀新人表演奖的陆轶文,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双簧管青年教师程喆等。

陈家怡还是上音大二学生,也是俞丽拿的徒弟。19岁的她登台之初,有着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沉稳。当她一运弓,那些婉转旖旎、如泣如诉的滑音、转音、颤音,令人眼前立刻叠出俞丽拿18岁首演《梁祝》时分的画面。音乐打通了时空,延续了传承。陈家怡自从考上音便跟随俞丽拿学琴。今年3月,俞丽拿连着五周,每周一个半小时,专讲《梁祝》,从创作过程、艺术内涵一直讲到技术操作。在俞丽拿这位师傅眼中,学生陈家怡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,但她最大的特点是有“舞台感”,在台上有闪光点,能吸引人。

昨晚,年轻的陆轶文领衔了《第二胡狂想曲》的演出,这部作品是

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建民的代表作,而陆轶文正是该系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。王建民丝毫不掩饰对学生的赞赏,“她是近年不多见的一位出色学生,这首曲子对她来说驾轻就熟。”能以独奏身份亮相上海之春开幕音乐会,陆轶文也非常兴奋:“上海之春这样一个平台,能给我们提供与优秀乐团合作的机会。”

指挥张洁敏在后台接受采访时表示,这些年来,中国优秀原创作品层出不穷,但演出机会有限仍是这些作品广为流传的“瓶颈”之一。她认为,“上海之春”历来注重主推新人新作,不仅为青年艺术菁英及优秀原创作品提供广阔展示舞台,也让更多中外人士从中了解中国艺术的最新发展。

自1960年开幕以来,享誉中外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已经走过了充满故事、硕果累累的57个春天,本届音乐节坚持历届音乐节一脉相承的力推新人新作的宗旨,同时更加注重引领。据了解,在为期21天的节日期间,本届音乐节将为观众奉献来自中、美、德、英、韩、瑞士、伊朗和中亚等十多国的50台艺术盛宴。



■ 青年指挥家张洁敏在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管弦乐《红旗颂》

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

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50年上演2000场

2000场,对于一部横跨了半个世纪的芭蕾舞剧来说,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。昨日,上海芭蕾舞团在上海大剧院完成了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第2000场演出,并将以此为新起点,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巡演。



我在现场

追溯起来,上海芭蕾舞团的前身就是1966年由上海市舞蹈学校芭蕾科首届毕业生组成的《白毛女》剧组,那个扎着红头绳、在舞台上轻盈跳跃、旋转的“喜儿”;那个满头白发,因和大春哥重逢而喜极的白毛女,成为鲜活的印记,深植在几代观众的心坎里。

喜儿与白毛女原本是同一个人,但在舞剧中,她会随着故事的发展和年龄的推移,在性格、造型上发生明显的变化。因此,在上芭的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里,喜儿和白毛女通常由两名舞者扮演,喜儿的扮演者个头娇小、舞步灵动;而白毛女的扮演者则要高挑、纤瘦,技术过硬。相比较而言,“白毛女”的戏份更为吃重,是整部舞剧的灵魂所依。

50年里,有多少名舞蹈演员演过白毛女?老一代艺术家以石钟琴为代表,中生代的辛丽丽已然全民皆知的舞蹈明星,新一代中的佼佼者范晓枫、周佳雯,成为这个角色深入人心的传承者。

老一辈石钟琴——首演印象最深刻

1972年,风靡全国的芭蕾舞电影《白毛女》,让石钟琴这个名字被中国人在舌尖上嚼了又嚼。以至于其后的数十年内,石钟琴就是白毛女,白毛女就是石钟琴,她用足尖走进了观众的心里,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巨星。

其实最开始,还是学生的石钟琴只是在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里跑跑龙套,直到后来,编舞设计了白毛女舞台形象的“四变”,石钟琴被选为四变中的一变,在舞台上单独出现了“一分钟多一点”。之后,独舞的机会慢慢增多。1969年,石钟琴第一次跳起了“白毛女”,这也是她所有演出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。因为这一跳,成为她整个人生的转折点。

据石钟琴回忆,那时候《白毛女》剧组到乡下演出,屋顶上、树枝上、房檐下、泥地里,到处都是热情的观众;每次出国演出回来,观众们自发组成的欢迎队伍总是熙熙攘攘。那个时候的舞蹈演员也热情高涨,即便因为高密度的演出受了伤,也只是喷点消炎药,忍着疼痛上台接着演。

中生代辛丽丽——加拿大演出最紧张

辛丽丽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演出,是在1989年3月,当年她26岁,随团出访加拿大,首次以女主角身份出演《白毛女》全剧。

这是一次特殊的演出,由有“东方邓波儿”之称的舞蹈名家胡蓉蓉担任艺术指导。为了贴合时代,胡蓉蓉删减了以往剧中的刀、枪、拳头,增补了红绸、腰鼓、手绢等民间舞素材,为整部舞剧降低了“火药味儿”,增加了人情味儿。

更为特殊的是,这次演出首次尝试将“喜儿”和“白毛女”融为一体,由一人饰演到底。“喜儿跑下场5分钟内赶快换一身白毛女的衣服,戴好假发,再上场就要跳出不同的状态,紧张得不得了。”辛丽丽回忆说:“但演完也很有成就感。”尤为令人感慨的是,在当时的3位主舞辛丽丽、汪齐凤和张利之后,也再没有其他“白毛女”的扮演者做过这样的尝试。

新生代周佳雯——情怀在于原汁原味

昨日上场演出“白毛女”的舞者,是上芭如今新一代中的佼佼者周佳雯,前辈们对舞蹈艺术执着、质朴的热爱,严谨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,令她在演绎“白毛女”时有着不小的压力。“作为后辈,我们应该用行动担起传承的责任,致敬经典。”

对于周佳雯来说,昨晚的演出是她舞蹈生涯里最为难忘的一次经历。此前,“白毛女”一直由上芭的主舞演员范晓枫担纲。“虽然我在这个角色的表演上有过一些积累,但今晚是我第一次参加有现场伴奏、现场合唱的全剧演出,相信会给我自己,也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美好的记忆。”

时光荏苒,岁月变迁,而艺术的情怀却永远在于那一抔原汁原味的品咂。在创新的同时感怀真挚,在成长的过程里致敬经典,从这点上来说,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漫长征途才刚刚起步。 本报记者 张艺